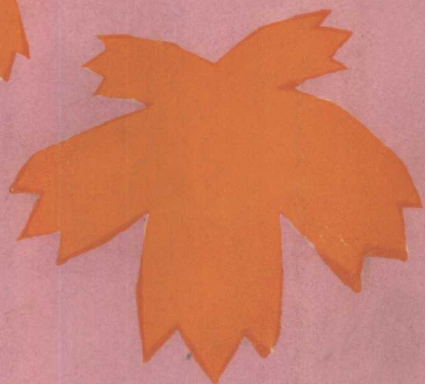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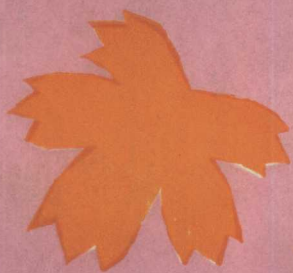


舒群文集



- 没有祖国的孩子
- 战 地
- 海 的 彼 岸



舒 群 文 集

· 1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五 八 四 年 沈 阳

内 容 提 要

这是著名老作家舒群同志的短篇小说选，共三十三篇。

如同珠贝闪耀着大海的光彩，如同雷电凝聚着风云的震怒，这些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笼罩在祖国天空的阴云惨雾，传来了祖国人民忠贞的心音，贮藏着先辈们痛苦煎熬的泪。尤其鲜明的，是作者深沉、锐利和燃烧着革命烈火的目光，他对祖国及其受难者的赤子之心，他那风沙满面、踏血奔来的脚步声……

作者是一位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字斟句酌，精心地结构，或笑中含泪，或风趣中闪耀着智慧与刚毅的火花；既有民族传统的神髓，也有西方近代小说的风韵，并且具有作家独特的文采与艺术魅力。

舒 群 文 集 (1)

Shuqun Wenji

- 没有祖国的孩子
- 战 地
- 海 的 彼 岸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67,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13^{1/2} 插页：6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责任编辑：于 雷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751

定价：1.50 元

序

本书作为文集卷首，包括我早期的三个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战地》和《海的彼岸》，皆为年少幼稚之作，或可称之习作。

其一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上海生活书店。其二印行于一九三七年、上海北新书局。而其三问世情况，却因年久动荡，人事纷繁，几乎忘个干干净净。现在仔细回忆，模糊想起，某年编毕，曾交予巴金同志；并且，在解放前的延安，或解放后的什么地方，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说他冒着抗日烽火抢救一份清样，特意附上给我保存。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当时亲自动手把它装订成册，尤其写有序言感谢巴金同志的厚意而留以纪念。但迨至浩劫之年，连同其它大批文稿均被抄掳以尽。后来，我见其书正式版本的版权页，大概时在一九四〇年前后，地址是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兹因《没有祖国的孩子》属于初作，列为卷目首篇，故仍以此名而名卷。

此作迄今，已近五十年。而于文革之初，竟与我同时被打倒在地，朱笔批示，判为永世不得翻身。我因长期被专、

被遣，阅历机会殊少，即便批判武斗有所见闻，亦多遗忘殆尽。今仅记得曾见某出版社内部发行专辑，横加罪状，妄遭诬陷，真是一言难尽了。另闻某展览馆，门首高悬横标图，说格杀勿论，继之身首异处，碎尸万段，血肉横飞，淋漓尽致，置之大厅，以招广众，叹观止矣。

但在这之前之后，可谓幸甚幸甚。自发表以来，它早被改为剧本、木刻、连环图画等多种，且诸书刊选载频仍。据说近年犹入《中国近代短篇小说选》、《中国近代短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等书，而我见之于《本溪文艺》、《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后者并刊有我的照片与说明。说明乃我所附，原文如下。

照片为萧耘同志最近所发现者，盖辗转人世已近半世纪矣。一九三四年春，我自哈尔滨抵青岛。此片乃与倪青华合照剪影。是时，我已开始酝酿《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内容结构。约九月间，青岛地下党组织，全遭蒋介石蓝衣社特务破坏；我亦被捕，与党市委书记高嵩同志被囚一室。在尊敬的高嵩同志的支持与鼓舞下，我完成《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草稿。在这里，我首先应向作为山东八路军指挥员之一的、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壮烈牺牲的高嵩烈士致谢致敬；当然，包括倪青华、倪鲁平等敬爱的诸同志及其全家人都在内。鲁平、高嵩去世已久，青华而今安在？一九三五年春，我被释后，走烟台、上海，稿写定，请人呈鲁迅先生而未得其呈；幸逢白薇

同志于美华里，转递周扬同志，并经苏灵扬同志亲冒白色恐怖之行，以助我若干改正，始于翌年刊于傅东华主编《文学》五月号。现已事过境迁，陈迹久远，有如隔世，而我仍在念念不忘、感谢前辈作家、负责同志的亲切之情，感谢左联、感谢党的亲切之情。（一九八一、二、九）

舒 群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于北京

文集自序

于浩瀚的时海，飘口浪尖，风驰电掣，随波流逝五十个写作年头；而今区区文集，何足为序。但愿声明，凡文集文，一仍其旧，所有缺点错误，亦未改正，聊以存真耳。

一向求真，我曾说过这样的真话，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在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

谨以《这一代人》、《少年 Chen 女》等卷的序语为序，足矣。

舒 群

1982年1月12日

目 次

没有祖国的孩子

没有祖国的孩子.....	(3)
沙漠中的火花.....	(26)
蒙古之夜.....	(44)
已死的与未死的.....	(53)
傲 人.....	(66)
独身汉.....	(78)
肖 苓.....	(88)
邻 家	(110)
誓 言	(123)

战 地

农家姑娘	(149)
奴隶与主人	(160)
战 地	(170)
小包裹	(179)
孤 儿	(187)

秘密的旅途	(193)
舰 上	(203)
婚 夜	(217)
青 年	(226)
难 中	(235)
死 亡	(247)
水中生活	(266)
贼	(280)
无国籍的人们	(293)

海的彼岸

画 家	(313)
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	(334)
松花江的支流	(344)
手 铐	(362)
婴 儿	(369)
夜 景	(376)
渔 家	(384)
祖国的伤痕	(399)
谎	(406)
海的彼岸	(417)

没有祖国的孩子

没有祖国的孩子

“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蚁河在朝阳里流来，象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疏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轻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

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腿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很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也看电影。”

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СССР（俄文：苏联简称）。 ”

“啊，果瓦列夫，СССР？ ”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里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

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蚁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茵。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象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着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别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象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声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起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艰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了它，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受了吗？”

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

“不是，绝不是的。”

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地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问果里：

“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

“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

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

“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

他说得很快，他很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向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一片死静。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二十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